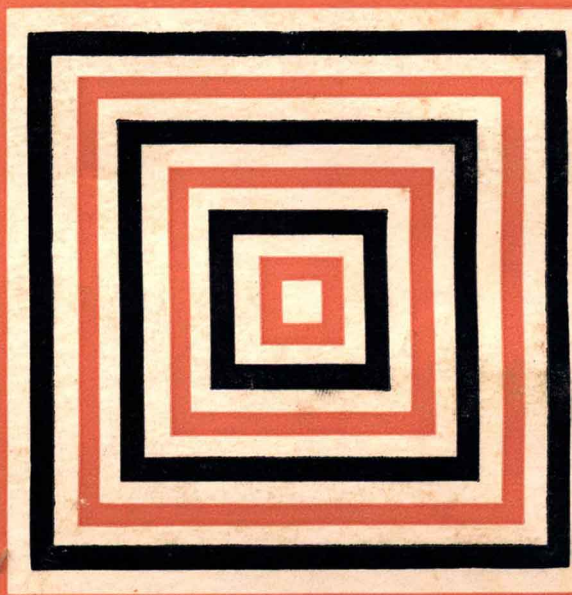


芮恩施使華記要



著齡崧姚

六四之書叢學文記傳

芮恩施使華記要

姚崧齡著

傳記文獻叢書之四十六

傳記文學叢書之四十六(保有版權翻印必究)

芮恩施使華記要

定價新臺幣  元

著作者：姚 崧 齡

編輯者：傳記文學雜誌社

出版者：傳記文學出版社

臺北市永康街七巷十八號之三

臺北市郵政信箱一〇〇三六號

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六九一號

印刷者：立 强 印 刷 廠

臺北市東園街101巷100弄六號

中華民國六十年四月一日初版

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九四六號



片照的歲九十四施恩

芮恩施使華記要 目錄

弁言·····	一
芮恩施略歷及其著述·····	三
對於袁世凱的認識·····	七
交往的名流·····	二五
評述日本二十一條要求·····	四三
中德絕交的經過·····	六五
對於「五四」運動的觀感及辭職的理由·····	八七

弁言

芮恩施博士使華期間，筆者適肄業北京清華學校。在校時，曾聽過他的演講多次。記得一在民國六年五月，學校舉行老羅斯福紀念體育館揭幕典禮，邀請芮氏致詞。他說：「美國退還庚子賠款，中國用以興學，羅氏實係推動此事之人。羅氏稟賦不強，幼年多病，因注意身體鍛鍊，終於轉弱爲強，文武兼資。清華以體育館紀念羅氏，名副其實，極富意義。」一在民國七年六月，學校約芮氏對該屆畢業學生，講述中美關係。本人當時係中等科畢業生，坐列前排，對他的儀表、言辭，觀聽真切，印象很深。嗣偶閱「亞洲雜誌」(Asia Magazine)所載芮氏寫的「使華記」(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)中各章，敘事生動，頗能引人入勝。惜係分期發表，

未克卒讀全文。去年夏天，在家養病，讀書遣時，季女瑛由哈佛圖書館借得芮氏原作，寄供瀏覽，使四十餘年前，讀而未竟之書，重新寓目，不啻欣逢舊雨。書中關涉我國內政外交，記述殊詳。對於當時權要，復多評騭，雖不必據爲定論，要足備治中國近代史者的參考。因隨讀隨摘，譯纂成雜記五篇，郵致劉紹唐先生，認爲：「對於早年中美外交關係，及政局演變，均有詳確而公正的描寫。」特在「傳記文學」雜誌，予以發表。茲將各篇，略按時序排比，彙印小冊，署名「芮恩施使華記要」，藉便讀者檢閱。關於芮氏個人履歷，經在所輯各篇內，附帶述及，無須再贅，芮氏照片兩張，係根據美國威斯康新州歷史學會所藏底片翻印。本書自撰稿以迄付印，多承紹唐先生鼓勵指教，謹此誌謝。

姚崧齡 識於美東，紐澤西，慕禮原。

時爲一九七〇年，六月十日，適值芮氏出生一百週年。

芮恩施略歷及其著述

芮恩施(Paul Samuel Reinsch)，一八七〇年六月十日出生於美國威斯康新州之米瓦溪市(Milwaukee, Wis.)。一八九一年畢業於威斯康新州立大學，獲文學士學位，一八九四年獲法學士學位，一八九八年獲哲學博士學位。曾先後遊學德國柏林、法國巴黎，及意大利羅馬各大學。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一年任威斯康新州立大學政治學助教，一九〇一至一九一三年任該大學正教授。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九年任美國駐華全權公使。卸任公使後，曾在華盛頓短期執行律師業務。嗣任中國政府政治顧問。一九二四年一月病歿於上海，得年五十四歲。

芮氏任駐華公使之前，曾任德國萊比錫大學羅斯福講座教授，及智利大學客座教

授。駐北京時，曾與中外學者名流，共同發起「中國政治學會」(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)，被選任副會長。會員中有美人古德諾(Frank J. Goodnow)、魏羅伯兄弟(W. W. and W. F. Willoughby)、亞當士(Henry C. Adams)、英人莫禮遜(George Morrison)、布萊登(Robert Bredon)、培文(Prof. Bevan)、辛博森(B. Lenox Simpson)、法人莫沙特(Mazot)、白道(Padoux)、俄人珂羅惠洛夫(Konovalev)、史特爾哈爾斯(Stael-Holstein)、日人有賀長雄等。中國方面有陸徵祥(曾任會長)、嚴復、王寵惠諸人。曾刊行季刊，並按時舉行論文宣讀及演講等會。設有圖書館於北京南池子。

芮氏以學者出任駐華公使，頗思有所作為。對於美國應如何協助中國建設，曾有許多主張。在其所著「使華記」(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)一書弁言中，說得很清楚。他認為美國一向所主張的門戶開放政策，實屬消極行動。而美國對中國的積極行動，應為非政治的。對於中國的教育、中國的商務、中國的企業，美國應直接繼續參加活動。而活動的立場與態度，應基於自由合作的精神(Spirit of free co-

operation)，而不可居於師保(Tutelage)的地位。他反對美國重歐輕亞的傳統觀念。他曾預言美國輕忽亞洲與中國的政策，將自食其惡果。

芮氏著述有下列各種：

- 一、The Common Law in the Early American Colonies, 1899.
- 二、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Influenced by the Oriental Situation, 1900.
- 三、Colonial Government, 1902.
- 四、Colonial Administration, 1905.
- 五、American Legislature and Legislative Method, 1907.
- 六、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in the Far East, 1911.
- 七、International Unions, 1911.
- 八、Essentials of Government, 1920 (Published in Chinese) (未曾見過)
- 九、Secret Diplomacy, 1921.

十、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, 1922, Doubleday, Page and Company, Garden City, N. Y., and Toronto. (現有影印本，由 Paragon Book Gallery, Ltd, New York, N. Y. 發售) •

對於袁世凱的認識

芮恩施博士 (Paul S. Reinsch) 以美國駐華全權公使身份，於民國二年（一九一三）十一月十七日。向我國總統袁世凱呈遞國書，民國八年（一九一九）八月十六日，向美國總統威爾遜辭職返美，計在我國任職歷五年又九個月。初來時，正值我國二次革命失敗之後，離華時，則「五四運動」適滿百日。中間經過袁世凱解散國會、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件、袁氏帝制運動失敗、張勳復辟、中國對德奧宣戰、中國拒絕對德和約簽字等，一聯串的大事，芮氏在職期間，頗思運用其地位、學識，及與中國人民的友情，對於中國各方面——特別關於經濟與文化的聯繫合作——有所努力，從而導致中國步入國際坦途，而躋於真正民主國家之林。惜乎中國當時政局倏擾，內爭不

違；而美國當道，又復缺乏遠見，措置矛盾，使芮氏主張，難邀支持。結果心有餘，而情勢不許，終於卸職以去。讀其一九一九年六月七日上總統威爾遜辭職書，對於美國外交重歐輕華之錯誤，蓋嘗慨乎言之，並希望有所修正。後曾一度由中國政府聘充顧問，終於勞而無功，齎志以歿。

芮氏以大學教授，步入仕途。來華前，對於遠東，中、日、印三國之政治、文化背景，曾作一番研究。一九一一年出版「遠東智識及政治潮流」(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in the Far East)一書，其中三章專論中國「維新運動」、「教育改革」，及「立憲預備」種種經過，實占全書頁數百分之四十。對於清末民初政治內幕、社會動態，認識相當清楚，立論平允，而具同情。駐華期間，既與朝野人士，頻相接觸，復能虛心求知，對於面臨事態，頗能探其癥結，把握要點，處理交涉，態度亦極公正和平。中國政府遇有疑難問題，往往與之商酌，咨詢意見，並不以其係外邦使節，有所瞻顧隱瞞。故芮氏嘗謂：「中國因對我所代表的國家之一切，多所取法，而其精神，尤為一般中國人士，所亟欲追步；是以中國當道，對於任何問題，與我

有所商討時，毫不見外，恆視我若同類。」芮氏駐華期間，與中國各方相處，備感愉快。

一九二二年芮氏所撰“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”姑稱「使華記」一書，由紐約Doubleday, Page and Co., Garden City, N. Y.出版。全書計四編，共三十一章，三百九十九頁，約十三萬字。所記不出其駐華六年之種種經歷，無分巨細，枚舉無遺，多屬有價值之第一手史料，而所寫人物，尤屬生動，足廣軼聞。本篇先述其對於袁世凱之認識。

芮氏於民國二年十月中到達上海後，曾在「星期六聚餐會」(Saturday Lunch Club) 獲晤伍廷芳氏。伍氏告以「袁世凱惟一目的，在摧殘國會。他對自由政府，毫無認識，只知獨裁。他的週圍，佈滿專制氣氛。」伍氏繼又警告芮氏：「你在北京高厚的城牆內，務必當心。該地空氣沉悶，足夠使人趨於反動。似乎無人可以抵抗這種勢力。」十一月四日，芮氏離滬北上，道經南京，正值二次革命之後。只見張勳的辮子軍橫行城廂，城內民居，多遭焚毀，搶劫時間，治安無從談起。雖美國駐寧領事館

亦遭辯子兵的光顧。

十一月十七日，中國政府派禮車，及總統府侍從武官長蔭昌（午樓）上將，迎迓芮氏赴新華宮內居仁堂，向總統袁世凱呈遞國書。先由大禮官陸徵祥（子欣），副禮官施肇基（植之）導引，並有外交總長孫寶琦（慕韓），公府秘書顧維鈞（少川）侍列。顧秘書並擔任總統繙譯。芮氏第一次看見袁世凱，印象如下：

「中華民國總統袁世凱軀幹短而肥，面部富於表情，動作靈敏，強項而彈頭，顯示毅力。雙眸明朗、活潑、溜動，時呈警覺；注視來賓，深透而無敵意，經常充滿興趣。對方說話，他總是凝神靜聽，對於所談細節，隨時可以發出判斷。但是他的一雙眼睛，總是不斷的表現他在緊跟着，和預測着對方所要談的下文。法國人看見他就像克里孟梭（Georges Clemenceau）。這是由於中國銀圓上所鑄他的肖像如此。在軀幹上、面部表情上、頭顱上、全部輪廓上，乃至他唇邊的鬚鬚，他確像那隻老虎「克里孟梭有老虎之稱」。芮氏並說：「我第一次看見此人，只注意他的外貌，已深深感覺到他的橫強和毅力。他是民主其表，獨裁其裡

」。

袁氏於解散第一屆國會之後，誠恐有失美國好感，特約芮氏談話。袁氏說：「這個國會，殊不健全，其中份子多屬毫無經驗的理論家，和一些年青政客。他們只知道干涉行政，對於一切，全想製訂條文，加以束縛。他們真正的職司，是製訂民國憲法，但是迄無進展。」袁氏又說：「我們的傳統習慣，與西方的不同。我們的事情，相當複雜。我們不能盲目的採行你們的理論。」至於袁氏如何操縱進步黨與國民黨明爭暗鬭，何以不能與國會合作，袁氏隻字不提。當時芮氏所得反應，只是袁氏處處在爲本人打算，儘量想法造成獨裁局面。袁氏繼續和悅的說：「你知道中華民國只是一個嬰兒，決不能照外國醫生所開的藥方，吃肥肉，服補劑呀！」在袁氏說這些話時，目光注射芮氏，似乎希望能贏得對方的同意。

芮氏呈遞國書時，親見袁氏儀仗的輝煌，翊衛的森嚴，完全一副帝王氣象，毫無平民彩色。因而覺得「所謂中華民國也者，不過由古舊帝制，變爲軍人獨裁而已。袁氏以練兵起家，揚名顯身，其實未嘗披堅執銳，捍衛祖國，並非正牌軍人，不過長於

統御而已。他之所以能於取得權勢，由於他能忍耐期待，有相當知人之明，和了解政治內幕，尤能不擇手段，巧於趨避。這便是他的成功要訣。至於如何治理民主國家，固一無所知。雖然經驗和見聞，相當豐富，然而缺乏高度文學修養，未嘗遠遊列國，不諳外國語文，對於中國所採西方制度，僅知皮毛，了解不深。關於民主政治的真諦，既無觀念與認識，對於如何運用議會，及議會中的反對黨，尤屬茫然。且誤認民主國家一切設施，悉屬『難免的災害』，應設法趨避。」

芮氏初駐北京的兩年半中，袁氏計離新華宮兩次：一爲赴天壇祭天，一爲赴孔廟祀孔。芮氏書中因有如下記錄：

「……記得國務院介紹的一個美國人，由上海來電，請我替他安排一幕袁世凱由新華宮親赴象坊橋〔參加〕參眾兩院〔開會〕的行列，以便前來北京攝製活動電影片，這位富於生意經的『洋客』(Yankee)，如要等候袁氏出巡，前赴國會，必須先費一些時間靜默的思想中美政治不同之處。袁氏深居鮮出，當然歸咎於暗殺危險。此種心理，如果存在(可能真正存在)，不免仍然保留着帝王傳統的觀念，所謂『至尊』，除遇國家大典外，是不輕易出動與老百姓見面